

【世相】

旅游

对你意味着什么

□陈思呈

五一假期,想来很多人是会出门旅游的。回想去年国庆节的时候,我也凑热闹地带着孩子出门旅游了一趟。虽然我一年四季都呆在家里,但孩子和上班族一样,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假期。千辛万苦地带着他出门,我必须思考一个问题:旅游,对我们来说,到底意味着什么?

肯定不是娱乐休闲,可以娱乐休闲的事太多了;肯定不是长知识,长知识的途径太多了,看书岂不更快?肯定不是锻炼身体,那还不如去打一场球。

我从海拉尔坐车到根河去。如果坐大客车,需要三个小时,坐火车则需要七个小时。我犹豫很久之后选择了后者。

火车很慢。之所以慢,因为它每个小站都停,而那些小站,似乎每一个都让我无比神驰。火车上的乘客,也似乎更愿意把遇到的人当成一个

有关系的人,他们更愿意聊天。坐火车的这个过程,用一个网友的话说,不管是车外风景,还是车内情景,都好。再用另一个网友的话说,客车是为了到达,而火车则是拥抱路途。

谷崎润一郎曾经与我有同样的感想。他在他的书里写过,大阪一带桃花开放的季节,他更愿意乘坐火车去看。那个时候的电车上坐满了看花的人,车速快,人又多。他就更愿意选择火车,每一站都停,一边在慢悠悠的车厢里摇晃着身子,一边迎送着窗外烟霞迷离的大和平原的景致,森林、山丘、田园、村落、堂塔,不知不觉就把时间给忘了。车子嘎达一声停下了,嘎达一声又开了,仿佛永无休止。

我们平时太快了,凡事都快。所以,我大概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体验慢而去旅游的。我们很难有机会去了解那些陌生的地

名,看着窗外无名的野花、农舍和白桦林慢慢拂去,这一切使我愿意花多一倍的时间,去坐一趟慢悠悠的火车。

从根河回海拉尔之后,我们又到了草原上,住在牧民的家里。第二天,我们去看“羊包”,那是牧民放羊的地方。放羊的人晚上就住在羊包里面,距离定居点很远,坐拖拉机去还要一个小时。重点是,路上的风非常大,夹杂着风沙,直往脸上灌。而到了羊包,牧民停下来修整羊圈的时候,我们步行去看羊群,又顶着风,在一望无际、连一棵树都没有的环境下足足走了四十分钟。

这个过程中,才知道我们原来对牧羊的想象多么天真。我们想象自己怡然地坐在树荫下,看着羊群四散在周围,快乐地吃着草。可是实际上呢?我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,羊群根本不让我们靠近,我们一走近它们就退后,把我们带得越来越远。我们只好放弃了它们。

想起让我难忘的旅游,都是艰涩的、有难度的。有一次是2016年夏天,和几个朋友去徒步千湖山。大概是海拔三千米高的山地,对我来说,已经非常煎熬。但更煎熬的是上厕所的问题,经常气喘吁吁地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,解完手,站起来却看到一头小马在眼巴巴地看着你,那种情形非

常尴尬甚至可怕。

另一次是2014年的4月,我和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去可可西里,住在当地的保护站那里。那一次我被严重的高原反应所困扰,以为自己可能要死掉了。天气非常冷,我们住在保护站里面的宿舍里,保护站里烧着柴火,可能加剧了缺氧。我头痛欲裂,完全不敢下床,也不敢脱掉衣服睡觉,因为担心受凉之后更加加剧高原反应。半夜我们起床上厕所(我发现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,上厕所永远是困难的顶点),用一个脸盆接着,但是天亮的时候,尿液全凝结成了黄色的冰。

我的朋友说过一段经历。她在十八岁的时候,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,跟朋友骑着单车,沿着长江流域,走了两个多星期。这个过程中,住过江边的狭小民居,露宿过,拉过肚子,饿过肚子,晒掉过皮。回来的时候,极黑极瘦,头发散发着难闻的馊味,只有眼睛黑亮。经过那一次,她就想到这句话:人生一退再退,退到自然,所谓赤贫,不过如此。

这段话我印象很深。而如今,当我的孩子在旅游过程中,当他被风沙吹得满脸焦黑,被羊群抗拒,在无所遮拦的草原狂风中上厕所,他一定也能体会到这一点吧:人生一退再退,退到自然,所谓赤贫,不过如此。

一年前,公交车站旁边开了一家卖烧饼的铺子。那烧饼铺子在胡同口上,极狭小,两个人在里面就很难转身了。然而,这小铺子前却有一个很阔大的招牌——老刘烧饼。大红底子,炭笔黑字,很抢眼。

不过,这只是表象。当你吃过一回老刘烧饼后,你才知道,那不仅抢眼,而且非常抢心。我们居住在附近的人以及等车的人,就这样成了老刘烧饼的超级铁杆粉丝。

做烧饼的就是老刘本人,有点微微发福的和善中年人。他的烧饼炉子是长方形的,和我们常见的用汽油桶改装的不一样,上面是平整的台面,下边有两个抽屉,拉出来是两个铁架子,用来烤烧饼。

烧饼是软软的发面做的。在老刘的手下,光滑的一团面,转眼成了圆圆的厚面片,撒上一把芝麻,先放在炉子上的台面上定型,然后放到炉子里的铁架上烤。翻两个来回,几分钟后,烧饼就出炉了。热腾腾的烧饼,外面脆脆的,里面软软的,只放了很少的油,很是美味。

给老刘打下手的是老刘媳妇,和老刘脾性、气质很相像的中年女子,胖胖的,热情又周到。她总是站在门口的圆砧板前“砰砰”剁着从老坛子里捞出来的红烧肉,再配上一些绿

的香菜青椒。热烧饼加肉,真馋人。

老刘烧饼主要是卖早点,烧饼加肉、加鸡蛋、加香肠、加豆腐皮,再配一杯浓浓的现磨豆浆,美味、实惠。

老刘的生意从一开始就很红火,门前总是排着长队。老刘两口子乐呵呵的,忙得脚不沾地。烧饼供不应求,有些人早上买不到,就建议老刘晚上也卖,这样他们下班后就可以顺便买几个回去。于是,老刘更忙了,他们的生意也更红火了。

可是,不久后,老刘烧饼竟从小铺子里搬走了。失望之下,回头一看,又乐了,原来他们搬到了隔壁的大铺子。那里原来是一个饭店,有小铺子的五六倍大。

来买烧饼的很多老客户嘻嘻哈哈地恭贺他们的店铺搬迁发财,老刘笑盈盈地道谢,他的媳妇却淡淡的,似乎有点不开心。

不几天事情就露出了端倪。偌大的地方,老刘他们并没有都用上,依旧在门口忙得热火朝天,里面的位置却空空荡荡。大家都明白,对于老刘的小生意来说,原先的小铺子已足够了,小铺子的房租也便宜。可是老刘为什么要搬呢?如今这么大的地方,空着倒是浪费了。

那小铺子却也没有闲着,很快又来了一家卖烧饼的,模式竟完全效颦老刘烧饼,甚至连盛红烧肉的瓦罐也极其相似。可是,到底是效颦的,烧饼单从外观看就差了许多,咬起来硬硬的,口感不那么酥脆。生意显然惨淡,门可罗雀。

老刘的生意依旧很好,门口排着长队。有熟识的老顾客已经成了老刘的朋友,望望里面的空地,不免为老刘出主意,说他完全可以开个饭店啊。

老刘寻思谋划了一段时间,果然开起了饭店,特色仍然是烧饼,全天供应,配上了各种汤,如羊杂汤、紫菜鸡蛋汤等,还有一些简单的小炒,都是很大众的简便吃食,正好符合公交车站旁来去匆匆的人群的需求。

老刘的烧饼生意越做越像回事了,那“老刘烧饼”的招牌高高地挂在饭店的门楣上,很大气,也依旧很抢眼。

直到那家效颦老刘烧饼的小铺子生意太冷清,干不下去的时候,很多关心老刘烧饼的看客才知道事情的真相,大家都说老刘因祸得福了呢。那小铺子,原来是房主不肯租给老刘他们了,他们的生意太好,招人嫉妒啊。效颦老刘烧饼的那家,好像是房主的亲戚。

有人问老刘,老刘支支吾吾地依然不肯说实话,但他最后几句话却说得明白:世事复杂,人心难测,咱不管别人,咱只要做好自己,做好属于咱的本分。说完,他还故意扬了扬手中正在做的烧饼。

【读心】

云妈妈

□丹萍

公司年轻同事中午都是吃外卖。前几天,我终于忍不住说,你们可以自己早上做好饭带到公司啊,公司的冰箱可以保存食物,也有微波炉可以加热。

同事说,租的房子,做饭不方便。

我不依不饶,建议他们买一个小电饭煲,根本不占地方。饭快煮熟的时候,扔几块排骨、胡萝卜、冬菇,加点酱油、葱花,味道好极了。还可以放几片腊肠,然后打个鸡蛋,放在饭上。也可以下面煮饭、上面蒸水蛋。电饭煲也可以做白切鸡。收拾好的鸡抹盐,直接放到锅里,不加水。煮饭的流程结束,鸡就可以吃了。

晚上都用来读书,打几年的工,就可以把一个本科读下来了。

去留学机构咨询,问留学机构的老师读什么专业的。他说,生物专业,哥伦比亚大学。我说,这么好的大学和专业,为什么要留学中介呢?应该去做更有创造力的工作啊。他说自己很喜欢和孩子打交道,也希望能帮助更多孩子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我说,可是如果你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,比如研发一个新药治愈癌症,不是对人类贡献更大吗?

保安和这位年轻老师的反应都差不多,一时语塞,想了想说:“那个啥,和我妈说的一样啊。”

我妹妹说想换工作,我说,工作是你自己的事,换不换我不管你,但你也要考虑一下,换工作可以加薪,但前面的积累都没了,是不是也会造成浪费?加上适应新工作也有成本,长远看未必是最好的选择。据妹妹总结,我现在管人的方式都是以“我不管你”开头,我妈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,说不出成本、收益之类的大道理,但用“我不管你”来管别人套路,我们俩如出一辙。

昨天我看有朋友在网上分享了一段话,说自己小时候被妈妈赶出门,自己晃荡了大半天,精疲力竭回到家,发现妈妈在看电视。直到现在,都觉得很受伤。

我立刻想回复一段话,大概就是我们也要理解母亲,她们自己可能也过得并不快乐,所以没有

余力照顾我们的情绪。结果我的长篇大论还没有写完,这个朋友就又分享了一段,说大家不要劝我,我不会原谅我妈妈。

我又想回复更长的一段话,大意就是要放下之类。最终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删除了。意犹未尽,发了一个抱抱的表情,算是表达一下态度。

我把亲子关系的问题拿出来和同事讨论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发帖子,说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父母。我觉得带着这样的怨念生活,不会快乐。同学们,要和自己的妈妈和解啊。我恨不得在每个帖子下面都去发一个抱抱的表情。

有个同事说我是“云妈妈”,就是人家都是在网上“云养猫”“云养狗”的,而我是“云当妈”。听闻此话,那些被我指导过中午该怎么吃饭的同事,笑得畅快极了。

刚才我在阳台打理花草。有一株百香果,是爬藤植物,茎上有一根根小须,这些小须钩住阳台的栏杆或晒衣服的杆,靠着这个力量,一点点向远处延伸枝条。为了让百香果沿着我设计好的线路爬藤,我已经绕在阳台栏杆上的小须一个一个绕出来,再一个个缠绕到我铺设的铁丝上。

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完工。看着自己的杰作,我忽然想到同事说我是“云妈妈”这件事。作为“云妈妈”散发的强劲的母爱,有时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执念吧。好忧伤啊,这个世界把妈妈设计成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角色。